

MAY 11 1933



廣西青年



第十二期

廣西青年旬刊社出版
社址廣西南寧路卅八號

本定刊
期恒元枚

民國二十二年
四月廿一日
印行

本期目錄

- 精神救國.....蘇洲
- 中國民族意識的死亡與復活.....
-粘藻
- 民族自覺與抗日救國.....莫
- 自強哲學碎屑.....任夫
- 爲滿洲博覽會之書作序.....
-魏峰
- 戰後軍縮經濟三大問題之性質及其關係.....趙新
- 特.....張性華
- 革命路向與革命修養.....蒼生
- 讀了「青年」的修養問題以後.....
-寒帶

時論

精神救國

瀛洲

一個國家的存亡，全賴它的國魂之有無，所謂國魂，就是整個國內的民族精神，一國的整個精神如人體的精神一樣，一個人精神與形骸脫離了關係的時候，就如俗話說「斷了氣」，那就是這個人完全死了，如果一個國家失掉了國魂，也就是沒有整個的民族精神，這個國家非亡於他國不可，譬如從前的猶太國，國內的人民只知道努力求個人的財力發展，把整個的國家事業都置於腦後，一國的人民絲毫沒有團結，民氣非常消沉，所以很容易的被外人分散了國家勢力，不久就為他國所滅亡，總而言之，一個國家民族精神渙散，民氣消沉，就是亡國的表徵，歷史上的教訓如此，這是任人都知，任人都切實相信的。

中國現已到了危急萬狀的時候，以中國的土地廣大，人口衆多，財富甲於全球的資格，實在夠做世界上第一等強國，但是直到現在不僅不能稱強，反幾幾乎要亡國，這是什麼原故呢？其最重要而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整個的國魂，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整個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素來被稱為一盤散沙的，雖經一次革命提醒，似乎整個民族都受了震盪，有覺悟團結的可能，但因散漫的根太深了，不久仍是依舊的消沉下去，就在這種國難亟急的時候，我們知道雖有些同胞，他們的熱血曾經一

次澎湃，決心雪自古以來所沒有受過的奇耻大辱，但是稍經武人的勢力壓迫，和政客們的花言巧語的欺誑，很快的由最高熱度，降到零點，由激烈的精神，而到消極不振的態度，但是其餘大多數的人們，仍是醉生夢死的，並且仍脫不了依賴的病根，對於國家的存亡漠不相關，只要不打到自己頭上，是絕對不過問的，以為抗日是政府的責任，假如政府于心媚外，奉送肥沃土地與異邦，那老百姓只好聽其為之，這種不能持久，無團結，和依賴的病態，實造成中國今日這種不景的氣象，如果我們仍是這樣的下去，不但蹈猶太亡國覆轍，並且比猶太國人更加痛苦了；透察這一點，我們解救中國的危亡，應當腳踏實地底去幹；澈底的自覺，努力革除依賴的病根，因為一個人不能相信自己，專賴他人扶助是最可耻的事，設若我們相信救中國捨與日本拚死外，無他法門，縱然政府方面只顧私人的利益，不顧整個民族的存亡，那末，我們就可自動的組織起來，蹈湯赴火，去為整個民族犧牲，也是應當的，絕對不要依賴政府或他人。

日本侵佔了滿熱，復又衝破了我們的華北境界，平津岌岌可危，在這種國家多難之際，實是我們與邦的機曾到了，同時也是我們求整個民族生存的唯一時候，什麼銳利的武器，精良的兵力，這些東西實不足一慮，因我們明瞭從前普魯士受法國的侵略，侮辱到不堪，但經布羅赫爾領率一旅人，竟然與法全國軍隊相抵抗，因此一呼喚醒了日耳曼整個民族，以一貫的精神，一戰而與德意志，所以我們挽救中國，復興民族，對日本的武器兵力，誠然無可憐的價值，我們只要個個國人都有威武不屈的和堅決自信的教志，切實團結起來，以上下一貫，千折不撓的精神，救中國，興民族，實非難事。

提高民族意識論壇

中國民族意識的死亡與復活

(續)

祐蓀

3

第三，就是民族傳習的打破：這裏所謂傳習，即是民族的宗教，語言，倫理，服飾，居住，文學等等傳說和習俗。沒有那一個民族，不受這些積累習慣和見聞的總和支配；沒有那一個民族，不受他的祖先的，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哲學的，宗教的習俗所左右；而且因這些傳習的共圖觀念，便造成民族進步的特性，便孕育了民族之魂，便集合個人而成爲民族最強的動力，我們只看英國人保持他們海軍屢勝的戰績，美國人誇其民主自由的精神，德意志人發抒其銜血勇敢的風尚意大利人繼承其羅馬祖先的情采，日本人現出那一副狹窄精神的氣宇，甚至於像布爾扎維克黨人，雖對於帝國痛惡深絕，却不知不覺的抄襲了專制度度，便可知傳習觀念的偉大性，近代滅種亡國的新方術，就是首先把被征服者的一切傳習來摧毀改變，遼瀋淪陷不久，暴日就把和語和文獻給了我們當地的小國民，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證例。甘地說：『印度學習了克己的工夫，印度民族的繁盛乃是建於紡輪耕犁與印度哲學的知識上，印度沒有什麼可向外人去學的』，由此可知他所領導的印度復興運動，便是要印人保存原來的習俗傳習去和英帝國主義不合作。更可知無論那個民族被人征服，只要民族的傳說習俗，仍浸漬於個人的身心，操縱他的思

想，領導他的行動，這民族仍舊有他與復的一段光榮。目前我國站上次殖民的地位，不獨經濟權利喪亡破產，連民族精神上的傳習觀念，都在動搖崩潰，此誠危急衰亡之秋！所以總理教國人保存固有的道德，力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美德，夫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固有等等，就是我們民族在演進的長途，遭過許多困厄悲壯的際遇，由先知先哲創造的光榮苦難的「度劫經」。它成了民族的習俗傳習，它作了民族的防衛劑——亘萬世而不可凌替。偏偏許多人因着忠字的在過去被一姓一君所濫用，連忠於事業忠於社會忠於民族的忠也拋棄；因着家族制度的不完善，便盡力搬演歐美家庭的悲劇去非孝，因着仁字的迂闊難用，便不必殺身成仁，因着愛字的兼愛廣泛，便可以閱牆殘殺，因着信義不會利己，便可實行賣友賣國賣民族，因着和平的不會實現，便可以樹立獨裁，造成階級鬭爭。其他如服飾的髮變成服妖，飲食的變化爲食妖，居住的要想個人有一座巴黎的皇宮，那一種不是薰染到逞快一時，得不償失。我並不是說封建宗法制度還有保存的價值，更不是說中華民族要回到「鼓腹嬉遊」的時代，可是披除的忠民族精神上高潔的養料，換來的是帝國主義的文明的唾餘，財神的垃圾，我們再到農圃去瞧瞧，許多農家因爲都市習俗

的日做歐美，他們也迅疾的步趨都市，一針，一線，一匣火柴，一盞油燈，日用所需，有幾件是自製之數？既然不是自製，不食自家的生產享受，編編有人在被壓迫的提督農民生活，嗚呼！如此提高，直使國未亡而心須死，族才滅而魂已消！

第四就是民族元氣的裁削：做領導民族的中堅，做民族文化的繼承者的一——這類人物。過去叫做士子，現在所謂優秀份子青年，他們每遇到外侮或內亂，足以摧殘吾民族或民族相依為命的文化時，便能義憤填膺，執干戈，冒矢石，與大敵相鬪於血濺骨碎中間，挽回劫運，這真所謂民族的元氣。歷史上對於這種元氣的培養，元氣的滋榮——那些仁人義士，民族英雄，蹈湯赴火的壯舉，真是不可勝數，單就滿清末葉來說，窮賤難艱，浩然捐生的革命先烈，他們敢於推翻帝制的精神，和五四時期的蓬勃氣象，何嘗不可歌可泣可敬可愛，到了北伐以後，因領導者的不肖其人，共產主義的麻醉，野心家的引誘和利用，使許多勇敢奮鬥的青年，一個個走上反革命的路上，有些遭了屠戮，有些仍舊逼使鋌而走險，還有些在縱橫盪決的政潮中，做了個人體工具出投機變節，結果使民族的生機斷然無存，社會的遺毒漸滋無餘，我們只看，今日的青年，他的內心生活，不是變成壓壓的鉛，便是形為折旋的錫，不是去解決性的頑固，便是被愁苦吞蝕，或沉迷於物質的欲求，養成許多複雜氣象，不黑不自，不痛不癢，像世故極深的鄉願一般，那一個肯走入革命的犧牲的路上，那一個肯捐絲粟之力去挽救民族的危亡。這是民族意識上何等的鉅痛的創傷！

除了上面這些情形，其他精神上的病症，不遠枚舉，然而僅就這些也可以窺見民族意識的死亡的状态了。

現在我要談到民族意識復活的問題上來。究竟如何復活已死的民族意識？我以為也不過在上面的那些病態上痛下針砭：

(一)從民族的文化上去挽救：一個民族的長久生存，視其文化之有無特性而定。中國民族文化的特性，就大體上看，是理想與實際並重，和印度的過重理想，羅馬的偏於實際，截然不同，故民族史上所產生的偉大人物，往往為實際的理想家，所謂有體有用的人才；有體即是有原則有理想，有用即是有方法有條理。吾國過去教化與政治合一，教化屬理想，政治屬實際，政教合一就是理想與實際並重的表現，而且經過這種政教陶治的極深的工夫的，是一些有政治的道德家，所以今後對於民族的教育上，一方須開發智慧，努力科學的發明，一方須維持固有的文化，努力意志的訓練，達到求善的熱忱，使教育的目的，不在養成狹隘的專門人才，而在養成高尚品格和體用俱備的全人，換句話說，貫徹政教合一的特色，於是乎所謂富貴病得醫愈，固有的優良的傳習才得保持。

(二)渴望偉大的領袖出來領導，今日國家的紊亂危亡，都由於沒有偉大的領袖人物，其所以不能產生偉大的領袖人物，不是由於沒有天才，沒有慧識，沒有能力，實由於一班人缺乏宗教性，我所說的宗教性，就是要有宗教家那樣純潔的動機，堅強的意志，熱烈的情感，犧牲的精神，才能夠氣魄雄厚，以身作則，運其人格感化之大力，以為一代的領袖，『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其天下信』，『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轉移』，『成城者非城牆而為人心』。這些話，真是值得我們去領玩，現在國內，有幾個作忠誠的首倡又有幾個轉移人心的毅力，更有幾個能引導一班人作眾志成城的壯舉，不過自圖其安而與人以至危；不

過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罷了，所以今後要與復民族，挽回倒運，希望其宗教性的領袖起來担負艱鉅。

(三)青年應具的做人的條件，現在我們的青年，身履危迫，都感到有獻身於民族復興的責任；然而這種責任的担負，首應把個人造成復興民族的良果之一，故今後做人的條件，便對道德俱備文武兼資，具有道德家的篤實而無其迂腐，宗教家的信仰而無其迷妄；藝術家的文采而無其浮華，哲學家的深思而無其懸空，科學的條理而無其支離，政

民族自覺與抗日救亡

真

日本為實現它的大陸政策，與全國的精良陸軍，擁其銳利的飛機和大砲，向我作不斷的侵略，佔了東北之後，復進據熱河，威逼平津，很明顯的是要鯨吞了，我們的整個中國，非至把我們民族滅亡了，牠是不會罷手的。

大凡一種動物，當被壓迫到要死的時候，都會掙扎以求生存，有時竟由掙扎的結果，得脫離了壓迫，恢復自由，可見壓迫雖有近於死亡的危險，但并不一定就會死亡，只看被壓迫者有無掙扎的力量罷了，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難道有了四千餘年歷史的中華民族，被倭奴壓迫到了這步田地，就不會起來反抗掙扎嗎？可是就事實看來，而一般民衆，還是醉生夢死，自私自利，連將死的哀鳴好像也聽不見，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

死亡是誰都不願意的事，我們雖然是一個弱小的民族，但我相信中國人（除了賣國漢奸）沒有一個是願意自己的民族滅亡的，不過在這觀念之下，或者各有不同的心理罷了，現在最普遍的心理，要算下列的幾種：(一)以為偌大

治家的手腕而無其狡詐，軍事家的韜略而無其殘忍，才是青年生活的元素，才能把民族的情緒燃到爐火純青的時候去擁護艱難締造的中華民國，才能給死亡的民族意識加一番復活的營養！

末了我敢這樣說：民族復興的時機已擺在面前，這時代是燦爛着犧牲壯烈的光輝時代，青年！我們且狂歌，且把血劍狂舞，踏上中華民族的祭壇，長嘯與曉曉！

的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深長歷史中，不知經過幾多危險波折，結果還是能夠繼續地存在，這次受暴日一關打擊，就要滅亡嗎？(二)中國是世界列強利益均沾的場合，日本真要消滅中國的時候，縱使中國人不做聲，歐美各國也會出來干涉的，(三)明知國家興亡固然是匹夫有責，但一切權力，都拋在強有力者手中，失了民權的國民，隨時都有動輒得咎之苦，那裏有過問國事的資格？國家存亡，只好由當局者去負責罷了，以上幾種心理，見解和苦衷雖各有不同，而其共通之點，即為失掉了民族的自覺。

一個民族失了自覺性，就不能自知其危險，到了危險臨頭的時候，就沒有自決的能力，只想去依賴別人，求他人的援助以圖苟活，到了依人失敗了，只好聽其滅亡下去，或者預備在國家亡了之後，再圖復興，這種沉迷頹廢的意志，已經表現了我們民族確是受了一種麻木不仁的病症，所以任敵人的飛機大砲只管轟炸，只管掃蕩，只管殺戮，前線的同胞們只管拚命，只管失敗，只管死傷，就要

自己目前生活，（或者連家庭的）能夠解決，什麼都妥了，無智識的民衆固多如此，而所謂智識階級亦莫不如此，一盤散沙，各殊其趣，所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始終還是一種口說吧了。

中華民族失了自覺性，對於自己民族的命運，已經不能自決，長此下去，恐怕就要不能自存了，非抗日不足以救亡，已成為大家認定的一線生路欲使國人一致向此途徑去努力奮鬥，就須注意於民族自覺性的恢復，深刻地知到自已民族已經踏上了萬分危迫的關頭，救國的責任，不能一味依靠政府，尤其不能再去依靠外國人，很堅決地自信，我不救國，還靠誰去救國？救國不一定要槍，亦不一定要在前線，只要大家鼓勵熱血，準備犧牲，在抗日目標之

自強哲學碎屑

二 道德觀念的根本分野

一八九三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學公開講演關於人類道德的問題，他極力排斥一般用生物學的主見來指示倫理觀念的人們。我們知道，他的大敵，便是達爾文和斯賓塞。赫氏以爲「自然所表現的紅色的牙與血色的爪」都是狡猾與殘酷的象徵，不能代表人類的愛心與正義。這是以神學爲基礎的見解，中國古代言道德言倫理動出之於天，便是神的意識，在西方，基督教更支配了全國人類的倫理觀念。自然科學萌芽了之後，生物學開一個新園地，從這裏估評道德的觀念，更可得到一個正確的見解。歐美民族現在外表

下，團結起來，長期努力以作種種準備，我們相信國勢雖危，未必就無挽救希望，同時政府當局亦應從事實上提起民主精神，一切進行須與民衆要求相符合，不要使沉悶的民衆再失望而消極，拋却其救國責任，一致覺悟，然後才能把將要死去的民族甦醒起來，否則人民與政府，各自隔着厚幕過其沉迷的夢，一輩子照以前的常態敷衍下去，只有繼着東北之後，整個的中國，聽別個民族來統治罷了。長成了四千餘年的民族，存亡的命運，斷不在乎敵國外患，而在乎民族自決，這是國人應該幡然自覺，而且要堅決地自信的，國難至此，民族危殆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聽其自然去消滅，或掙扎以圖存，是在國人之自覺而已。

(續)

征夫

雖仍沿用了基督教的道德觀念，而其內裏却全然昇生物學的意識，十八世紀後世界變成一個大競爭的陣地，便是這新的意識所掀起。

達爾文雖不曾很明顯的致意於新道德觀念的創造。但他從生物學的成功上，給予這新觀念一個堅固的基礎：比什麼都更有力量。

一八〇九年拉馬克刊佈動物哲學，這算是進化論的先聲。達爾文更進一步的詳釋生物進化的各個方式，在自然淘汰裏，他奠定這樣的原則；

(A) 生存是萬無不變的，時時刻刻，都帶着變異的傾向。

(B) 生物繁殖的速度，比食物增加的速度還大，繁殖免不了要受自然的淘汰。

(C)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在動植界裏面，異常普遍，除開優強的個體，萬不能在自然界裏面，占一優勝位置。他更大的貢獻，就是把人類歸入動物的同類，上帝不會有造人這件事。

「生命是內部關係，對於外部關係所生的廣積的適應」這是斯賓塞對於生命所下的定義。從這裏解釋生命的是否完全，即看生命是否適應而定。斯賓塞在生物學上既接受達爾文的意見，又修已拉馬克的主張。對於以生物學作新道德底基礎的，這個觀念，斯氏便竭力形成了。所以他說：

「沿襲而來的超自然的道德觀念，雖把他完全廢除仍無所妨礙，除此以外，必有自然的道德意義，非獨範圍較大，即其意義，也較為深刻」。意思新的道德觀念，必須放在生物學的基础上，因為假如人們承認人類社會是有有機體演化的理論，這其中便已有相當的新道德概念了，所以

生物學者的眼光，恰與赫胥黎相反，人類的道德應脫離了神的旨意。我們的新道德律規中，沒有什麼宿命論。如有道德規條，不能應付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的嘗試，那道德便要不得。所以生物學者的新規條是人類行為與一切動物的行為似，當視其能否適合生命的目標便可定其善與惡。斯氏這樣的說道：

「最高貴的行為，當能產生最高度與完滿的生命」這與以神的旨意來作道德規條而判別善惡的，其信念根本就不同了。所以慈愛和平絕不能於自然的道德觀念中立足。神學已經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就給生物學毀滅了它千餘年在道德觀念中的權威。自然；這神學的道德觀念向深留在中國民族中的遺傳觀念裏，因此，我們從不知道自強和競爭這件事。於是百餘年來，我們便只好做肥肉，專待敵人去宰割，這樣苟活到最後的危機。

歐洲勢力的向外掠奪，是這新道德的產兒。我們不可不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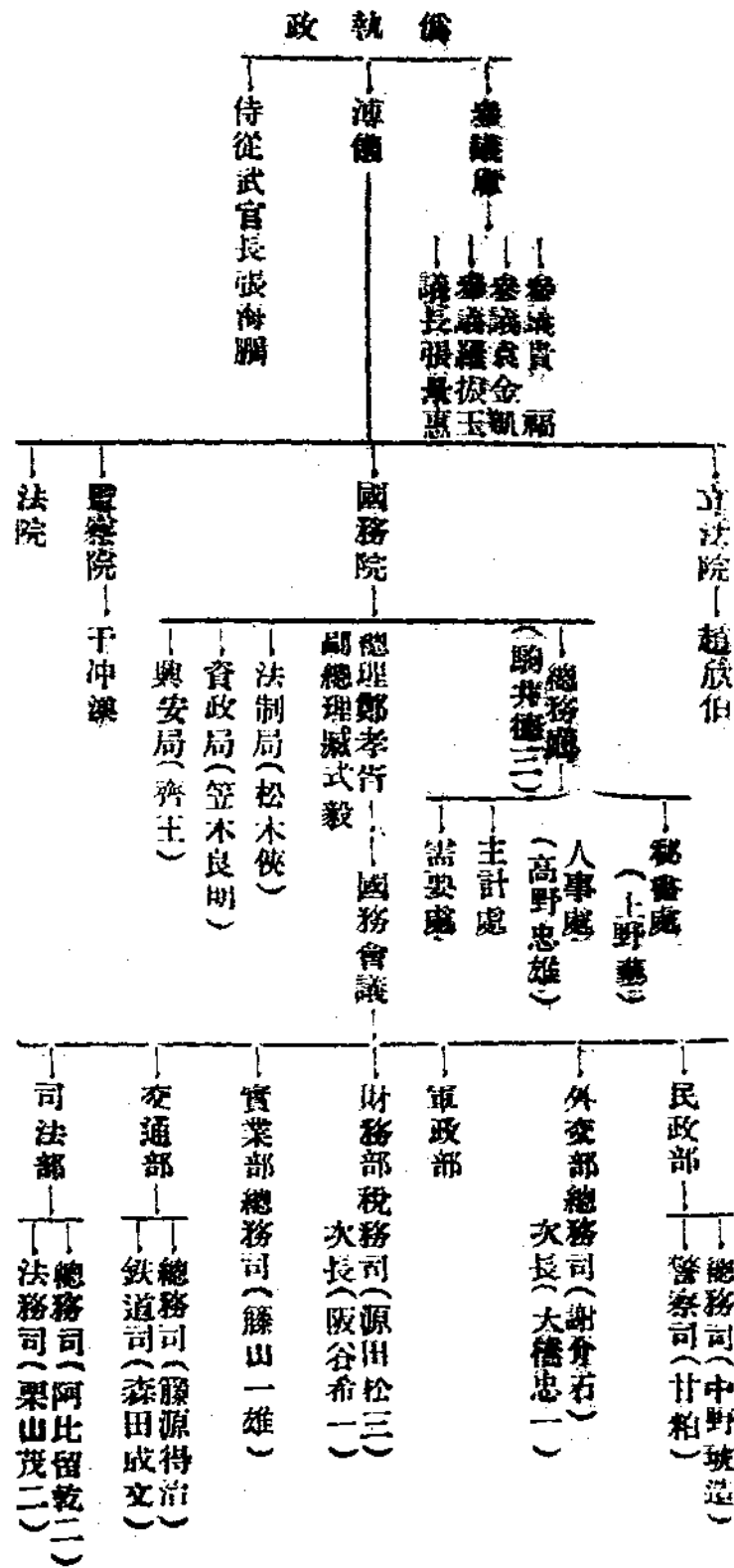
偽滿國溥儀等之自作孽

瓊峯

自九一八事變，倭奴以暴力強佔我東三省之後；即利用一班寡廉鮮恥的賣國漢奸，組織偽滿洲國，以為侵略我國的工具，用心狡猾，城堪痛恨！然而滿清遺孽的演儀，乃利祿昏心，不以國事為重，甘作日人的傀儡，竟於全國抗日聲中，憑藉倭奴獸力所包庇，南面而稱孤；同時鄭孝胥等一班奴顏婢膝之徒，亦乘機活動，大過其官癮。這一班漢奸，驟得此種奇遇，以為從此得沐皇恩，全家可以安

樂食天祿了。為奸可恨；其愚更屬可憐！

蓋日人欲謀我國，乃實現其一貫的大陸政策；對於偽國之用人行政，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偽皇登極久，全偽國之樞要地位，皆為日本官吏所充任，溥鄭謝諸逆，不過充當傀儡，聊作點綴吧了，現將偽國的組織，表列於後，用作參證。



由上表看來，所謂偽滿洲國的國務院，名義上雖是鄭孝胥為總理，但實在的權力，却操在駒井，松木，笠木等三人手中，內中尤以駒井的實權為最大，因他是日本官吏中唯一的特任官，也就是日本官吏的領袖。所以偽國內事無大小，非經過駒井的簽字，絕對不能發生效力。其餘各部的總長及次長，多半是日本人充任，至於各部總長，也全由總務司日本司長所支配；司裏面，重要的科長股長，全是日本人所包辦。而且他們又均為有系統的組織，以作監督偽國的爪牙，俾放手段之毒辣，便可以想見了。

因此之故，所有高級偽官如入辦公室，則有顯間的監督；外出則有日人隨官的追隨；故薄儀，鄭孝胥等，行動

都失了自由，其受苦最慘者，則首推薄儀，因為他雖是流一點的眼淚，也不能自由發洩，縱有種種苦衷，淚裏帶淚的時候，仍須極力忍耐，待到無人時，始敢盡量揮灑。其處境的苦楚，何異置身於地獄呢？

現在這班漢奸，處在這種嚴密監視之下，雖欲揮灑，亦不可能。目前偽滿洲國日本職權機關頗多，正如豬欄中，中主務務係空鑽進去亂舞金箍棒一樣的難受；所以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誠惶誠恐，惟日人的草菅是奉，以實現其傀儡政府的真正面目了，語云：『天作孽，不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恐薄儀等性命，終難免作犧牲之悲劇！

國際問題

戰債軍縮經濟三大問題之性質及其關係

建新

最近國際的問題，當然滿洲問題是最重大的，但除此以外，次爲重要的就是戰債軍縮經濟三大問題，因爲例強中時時都想盡量發展它的野心，但受了這三個問題的限制，於成功方面太爲阻碍，所以這三個問題是列強間急欲解決，而實際難以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戰債問題：戰債問題之所能夠形成的，就歷史方面說來，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自歐戰爆發時到美國參戰爲止；第二，由美國參戰到和議爲止；第三，就是在和議以後，本來德意志在戰敗後，經濟已極破產，它因環境關係只得忍辱負重，準備還戰敗後的債與歐洲各國，然後再由各國還與美國，這樣一來，戰債似乎不成問題，惟在一九二三年克羅森，總實無能力交付戰債，繼後各國因種種困難難辦發生，又加一九三一年奧國信用銀行破產，所誘致之財政恐慌，使戰債系統全部紊亂，乃成爲問題了，一九三一年德國提出修改戰債的要求，同年六月美國胡佛總統聲明戰債延付一年之宣言，其後世界經濟恐慌日漸擴大，戰債問題亦更加嚴重，於是乃有七強會議，沒有結果，又有特別顧問委員會，又不果，遂有洛桑會議，乃訂立洛桑合約。直到現在，戰債仍是有比較難辦解決的

辦法。

戰債問題的難得解決，是因太複雜了，裏面包含無窮的政治糾紛；在戰債身後，隱藏着無限的經濟危機，經濟是動能的，由於政治的不平衡的束縛，經濟遂亦失其平衡，而成畸形的發展。經濟發展愈畸形，則政治糾紛愈複雜，如果畸形的發展一日不能打破，世界經濟一日不能歸於平衡，國際政治一日不能走上軌道，則戰債問題一日不能完美解決，所以戰債是國際政治經濟畸形發展中所表現的一個矛盾的現象。

(二)軍縮問題：自歐戰以後，列強都知道戰爭殘忍，欲裁縮列強軍備，以維持國際和平，免慘禍再爆發，所以自華盛頓會議，日內瓦會議，倫敦會議，以至最近一年開羅會議的軍縮會議，由海軍裁縮到陸軍裁縮，由陸軍裁縮到空軍裁縮，所經過的歷史是很長遠的，所開的會議又很多，但到了現存仍是有頭緒，求妥善切實辦法，這種困難就是各國本身的民族特質，文化教育，軍役立法等大問題，不易解決，使軍縮會議不能實現，同時各國國際間的體形不同，也是一個大困難，因爲列強以捷的軍縮辦法，是全爲自己打算的，每次軍縮會議雖說自己的軍備是

自衛的，別人的軍備是侵略的，應當加以裁縮，所以討論到結果沒有一個軍備能夠裁縮，就算會議稍有結果，也不過假定一個軍備的最高限度的比率吧了。所以列強都很明白這一點。在比率沒有決定以前，便拚命製造它的比率的最有限度；殖民地的掠奪，勢力範圍的分割，財政資本的進攻，在這個時候，便越形緊迫。於是本來說是大家裁縮軍備，反而促進軍備的競爭，恐不免又將有慘禍爆發了。

縱然軍縮會議的結果，可以締結條約，這種條約雖不能激起大戰，也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彼此相安，而分割世界的分疆條約吧！不過在歷史事實上告訴我們，分疆就是爭鬪的伏線，那末軍縮會議就是戰爭的序幕了。要是整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問題沒有着落，軍縮會議決不會成功的，就算成功，也只是拿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血肉而製造出來的，所以軍縮會議是在國際政治經濟畸形發展中極度的矛盾的反影。

(三)經濟問題：世界經濟情形確實恐慌到了不得，這種問題不能解決，其他種種都不能解決，所以現在預備舉行經濟會議，這種經濟會議所要討論研究的，就是金本問題，銀價問題，關稅問題等等，都是比較切要的問題，不過因其切要就不易解決，在美國方面的意思，如果世界各國不恢復金本位，則美國的經濟就要破產，而整個的世界經濟，亦隨之崩潰，但反之在其他各國方面的意思，就是如果美國不放棄金本位，銀價不能穩定而抬高，則用銀國家的購買力，只有一天的降低一天，世界過剩的生產，只有一天增大一天，經濟恐慌是無法可以補救。

關稅問題，其本身雖然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原則相違背，然近三年來各國關稅競爭的趨勢，已成了顛撲不破之事實，每一個國家為保護自己的市場，不能不深溝高

壘以防外貨之侵入，同時為伸張其他的市場起見，又不能不整軍經武以攻他的籬笆，這兩個念頭是自相矛盾的，可是，國際資本主義，無日不在極度矛盾之中而苟延殘喘。

現在有一般治經濟學者為資本主義而辯護，以為金貴銀賤只是銀生產過剩，金生產不足，及各國存金不均所致，只要節制銀的生產，調劑金的流通，就可以使之趨於平衡了，在他們心目中，關稅制度也是不得已的補救辦法，只好如此。不知道近五六年來事實的證明，金價的高低不一定與金產量之多寡相符合的，只知在金價銀價上着想，而不知世界經濟起了恐慌，是為畸形發展的結果。

現在經濟會議將要開始了，但其結果也可以預料，莫說金貴銀賤問題，關稅競爭問題，自身不易解決，就有一線的轉機，也不足以挽救國際資本主義已倒的狂瀾，這個原故就是國際政治經濟畸形發展所致。

這三個問題完全是歐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畸形發展所造成的。美國在戰後一變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它以減免戰債誘餌，要求各國減低關稅和裁縮軍備，因它不欠他國債款，當然它的關稅和軍備不致受他國節制。所以戰債軍縮和經濟會議，這三大問題有連帶的關係，不能分開解決的，能解決一個問題，其他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本刊徵文啟事

茲徵求社會問題作品如有此種文字投寄者稿費特別從豐

詩歌

飄零詩草

蒼生

一、感時雜詠 廿一年冬

十年內戰有華魔，百萬嗷囉亦算多。敵旅倭師晝夜至，抱頭鼠竄讓山河。

外戰心驚內戰兇，金陵未迫避秦中，雖然國土那應大，終教邦昌送一空。

秦書慷慨請從戎，南北東西說此風。秦檜天生偏在國，一聲「不抗」又成空。

南北柄柄又一年，春申殘破熱烽烟。江山斷送行將盡，恨我無戈勒燕然。

一專一隱一風流，一遁香江一遁歐；一國如同沙一樣，倭氛那怪滿神州！

二、客感懷 廿二年春

三五知交概狗屠，也曾亡命也曾俘，淋漓痛快言行住，不學廉登不學儒。

赤手難紓鐵血魂，眼看敵馬牧都門。中樞憤火殊難壓，聊飲「黃精」把腦昏。

多作詩時命可知，從來顯貴鮮文辭。江關賦助由蕭瑟，潭畔屢吟為惡疑；最憐刑餘成史記，尤憐墊伏剛書詩。文章既是情人遠，悔我生非笨與痴。

三、遊亭子歸來

遠近知名屠狗市，荆卿之誓每來遊。草寮大嚼羹黍飲，醉

眼歸帆看濁流。

油糖穀米鴨雞豚，古色古香少市喧。自笑避秦鞋踏破，不知咫尺即桃源！

四、和某君感懷詩並諷之

青年革命免侯封？挫折一朝恨滿胸；消極怠工思改業，停敲暮鼓與晨鐘。

午夜思潮

莫劍鳴

岑寂的星，

岑寂的青雲，

岑寂的地上，

載着岑寂的月影。

★ ★ ★

在這岑寂的夜，

在這明滅暗淡的夜，

有誰——

有誰能見這荒涼的殘景？

★ ★ ★

朔風怒號地括着，

沁人的露降着，

一羣失了主人的羔羊，

在一堵頹牆下。嚶着；

好似——

好似在哀求庇護着！

★ ★ ★

朔風愈括愈狂，

沿人的露嘴「愈落愈暢，
忽然落地一聲，
驚天的響！
嘩嘩我朦朧的麻眼，

地球復活

(新年失守檢閱感懷)

地球昨夜地老殘年
今朝是童顏模樣；
陣意的微風，
吹來了爆竹聲聲，
告訴地球復少。
* * * * *
地球嚶！少年的地球嚶！
人們在歌頌你的復活，
我却哭你復將死？

不知聲音流到那方！
只見一遍可憐的弱者喲，
他們已做了強權下的土壤！
二一，二，四，於軍校

莫劍鳴

毒蟲鑽了你的嘴啊！渤海！
鏗蝕了你的齒呀！檢閱！
* * * * *
啊啊地球！啊啊地球！
你遍選佈滿了掣命的毒蟲，
準備着攻進你的心膈！
你地棧中猶熊的烈火嘯，
為何不進出美麗的鮮花一叢？
二二，一，二於軍校

青年問題

革命路向與革命修養

貢獻於一個中學生

蒼生

十個中學的紀念週上，有一個學生登台演講，要求訓練委員會以後多注意對於青年學生革命路向的指示，而不

應該專心的注意於日常生活的瑣屑訓練。沒有路向的在十字街頭徘徊，這當然是無聊的沒落的

行爲。可是有了革命的路向，而沒有革命的修養也不行。有許多的青年，在亂撞的冒失的進行中，消磨他們的時間，犧牲了。又有許多的青年，在錯誤的走不通的歧途中，犧牲了。他們的血華犧牲他們的頭顱了。然而亦有許多的青年雖然他們已經踏上了革命的路向，但因為他們的革命修養不足，終於頹然而返或作了無代價的犧牲了。心餘力絀，意志以歿，遺恨千古，無補時艱。這豈不是人生的憾事！所以，捐軀革命路向的要求固要緊，而加緊革命的修養，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在歐洲曾於五百年的長時間裏，發生和完成五個大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工業革命，社會革命。而在中國却因為地理上和交通上種種的原因，須在百年的短小時期內也負完成這幾種人類歷史上所賦予的使命。這許多麼偉大的時代！這是多麼艱巨的使命！太平洋上的風濤咆哮了！然而這中華的航行之舟，恐怕還沒有具備「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力量！

有的熱血與愛情兼具的青年，以為祇要發現了路向，那麼革命的繁榮遠景，便可以在他們的並肩徐步，情話綿綿的前進中達到。於是，他們便有所謂「戀愛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戀愛」的理論，革命與戀愛雙管齊下的動作。甚或因戀愛而妨礙了革命的事業，因浪漫而損害了革命的精神與魄力。結果，他們祇得滾開了革命的大道。

有的懶惰簡單好逸惡勞的青年，以為祇要尋着了路向，便可「怡然色喜」，放鬆一切，靜待「大同世界」之來臨。所有數學，理化，史地等嚴肅的科學，大都束諸高閣，無心嚮往，終日以目說，標榜，宣言為符咒，企圖頃刻之間即有自由，平等，快樂的社會擺在面前。而自身也就指類懶變為該社會的神仙。

有的其志可嘉，其情可憫的青年，他們感覺現社會組織之不合理，尋求改造社會所應走的新路向。當其路向尋着的時候，即本其滿腔的熱血以向前。「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其英勇的氣概，固非卑鄙動搖之徒所能望其項背。不過，新舊社會的興替，雖是歷史的鐵輪所推動；而其時間的長短，過渡的方式和手段，變革時犧牲的大小，舊社會維護者臨死掙扎時的力量如何等問題，都不是簡單而容易對付的問題。青年們的革命修養未充，徒一鼓他們的革命熱情以往；結果，滿途荆棘，始知前途的開拓，決非薄弱的意志，膚淺的學識，孱弱的體質者所能勝任。然而時間和精力，消耗無餘，「直回頭已是百年身」，已無追悔改正的機會了。

- 年來中國革命的途程上，有幾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 A 任何政黨均未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 B 任何政黨都有腐化，游離，消極卑鄙的分子。
- C 任何政黨都感覺其黨員工作強度之不高，行動之缺乏訓練。

這些，都是中國革命途程上的障礙。這些都是有的政黨致死的原因。這些都是有的政黨腐化的因素。自然，一個政黨的勝利和失敗，首在於其主義與政策之是否適合環境的條件，但黨員的革命修養，亦足以影響其政黨的成就。這種理論，就是唯物論的革命家也不否認。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革命修養的重要了。幾十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一朝踏上世界的舞台，無論經濟的基礎，政治的組織，民族的意識等等，都受了空前的動盪，形成了極其複雜的情況。舊的修養標準，有許多認為是封建的遺產，不願承受；新的修養標準，尙未形。無從取法。青年們徘徊歧途，茫然不知何所適從。

於是，任其好逸惡勞的心理在這宇宙的範圍裏所採擇的結果，便是跳舞，戀愛，摩登的享樂方式，飄忽的隨着太平洋的浪潮滾滾而來。其較自好的，也不過是高級幾何又學，愛看幾本社會科學的書而已。舊的修養標準，唾棄無餘，新的收穫，又是不適國情的皮毛的享樂理論。這樣一來，遂釀成了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妖孽現象。國難之來臨，豈是偶然的天賜！青年們天真坦白，熱血沸騰，眼看國難之日形嚴重，社會之矛盾愈深，以為祇要他們的訓練委員告訴他們「革命的路向」，便可以「朝開道」而夕行國難。這種可憐而亦復可喜的現象和曲阜師範學生之嘲笑數理而醉心社會科學的畸形現象，南北如出一轍。

老實說，路向等於指南針，沒有牠固茫然不知何所適從。修養等於航船的力量，修養愈深則力量愈大，愈能任重致遠。否則雖有南針也不能涉重洋而登彼岸。是以革命的青年，當其踏上革命的荆棘長途之前，必須有下列的充分的革命修養：

a 「趕上並超過」的學業成績 沒有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不是學問過人的勤學子弟，列甫，甘地，孫中山，托洛茨基，無一不是學力湛深的英俊。基馬爾的政學，也非一般的政科士官所能比擬。現在的中國是錯綜的，與世界連繫的，和附庸自守時代的中國已不相同。昔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客觀條件已不存在，「不學無術」之人，已沒有表演於現代政治舞台的資格。莫斯科為便於操縱中國共產黨起見，極力的提拔工人分子為領袖，以智識落後的工人來應付中國的複雜環境，結果，遂斷送了中共的命運。張少帥之敗家失土，也是他的能力薄弱而安膺高位的緣故。試問熱血的青年，曾否具備了披荆斬棘的能力？普通的基本的學科尚不了解而欲了解中國革命的實質而欲分

析中國的錯綜的情勢，那簡直是隔八之談。奇話熱血的青年們嚕！

「趕上並超過」的學習是必需解決的先決問題啊！

B 鍛鍊成鋼的鐵骨的體魄 胡佛總統常常參與拳擊的競技，麥克唐納首相每天參加足球的練習，史達林總書記參加莫斯科城賽跑，獲老人組第一的錦標，墨索里尼黨魁一有空暇便策馬到郊去。外國人士對於體魄健康的問題是何等的重要，是以與登陸總統年邁八旬，猶能處理繁雜的德國政務，我們的張少帥權是「三十而立」的年齡却非「不斷的嗎啡針」不能維持其人的形狀。他如經年不愈的「糖尿病」，也不知影響了汪先生的多少事業。羅秋白失勢鄉居，缺乏了物質的營養，便體淡的結束了他的歷史。總之，「有健全的精神，才有健全的專業」一語，說來雖似乎庸俗，而實際却是經驗之談。年來有不少英氣橫溢的青年，因為體力抗不了飄泊生涯的艱苦，結果遂長眠在天涯海角的墳墓內。未償所願身先死，長使青年淚滿襟！思事懷人，飽無悲感！寄語熱血的青年們嚕！

「鍛鍊成鋼的鐵骨的體魄！」

C 養成刻苦耐勞百折不撓的意志 愛迪生說：

「我之所獲，皆從辛苦恆力得來！悟性佔百分之十，汗勞佔百分之九十九。」

墨索里尼說：

「我囊中十分羞澀，但我有的是勇氣！」

「困難是我的一個大教訓。一個人的境遇總是失意比得意的多。但得意的事於我反無益處。經過困難後一個人的意志更是堅決。困難指導我們如何去為人。」我「知道飢餓是什麼東西。但我既不惜債，又不乞憐於我的朋友和我的同志。我將日常的生活降至最低限

度。」
 這是多麼的刻苦自勵！比較中國古諺所謂「床頭金盡，壯士無顏！」相去遠了。革命的青年們吶！金盡了！我們就要無顏麼？

中國的生產落後，而消費却是愈摩登愈好，恨不得把巴黎的燈紅酒綠，百老匯路的紙醉金迷，通通搬到日趨崩潰的農村來，盡情的享個快樂。這豈不是咄咄怪事！豈不是國家將亡時的妖孽！蘇俄是廿一世紀的生產方法，而消費却像倒退於原始的狀態。學生們每星期且到車站，勞動場而去參加勞動工作。兩者相比，情形判然。

而且百折不撓的意志，每隨其刻苦耐勞的精神為轉移。沒有刻苦耐勞的精神即沒有百折不撓的意志。恩格斯說：

「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當革命的浪潮高漲時，無論於茶樓酒館，巷尾街頭，均高談革命起來。及到浪潮低落，便各隱跡銷聲，噤若寒蟬了！」

這雖是他們的經濟背景決定了他們的八字，而智識分子心情的脆弱，未能刻苦耐勞，經歷狂波怒浪，也是消沉和沒落的原因。

此外，還有幾點要請熱血的青年們注意修養：

1. 不依賴 胡佛總統的兒子，不因父親為一國的元首還有所依賴，仍然在一間電氣公司作個五六十元薪金的雇員。史達林的妻女，並不因為史達林的專政而不到工廠作工，或在學校裏有何特殊的待遇。中國人却不然了，依賴

血族的關係。

生殖器的關係。

鄉土的關係。

祇要稍為留心觀察中國的社會和歷史，便會知道一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依賴的歷史。整個的中國社會無時無刻不是在依賴的生活着。（這並不是互助）有的希望他們的里內出個劉邦天子，或者是順治皇帝，以便盡沛子弟和八旗皇種沾個恩惠。有的希望他的姐妹是個楊妃，以便舅爺們之飛黃騰達。至於父榮子貴，兄連弟尊，那更是中國社會必然的醜態，無怪其日夜盼望父子兄弟之飛黃騰達了。

這種寄生的依賴的奴隸根性，試問還有保存的價值麼？

2 不致力於密斯運動 談起密斯運動，真是青年們中間最起勁的事情。奔赴密斯的約會，無不依期而往，勇敢以赴。投答密斯的情書，大都廢寢忘餐，如期交卷。嘗以為假若中國人的服務精神有如其戀愛精神一樣的煥發，那可以斷定中華民族還有復興之一日。可慮的是他們祇長於此而不長於彼罷了。戀愛本來就是無用的事情；所謂「神聖的愛情」亦是不可靠的術語。正在中等學校求學的青年，分心談愛，那更是自毀的勾當。談戀愛而至犧牲學業，金錢，甚或生命，尤是不可原恕的毫無意識的帶有反動性質的行為。退幾步說，即使必要談談的話，也應該於不妨礙學業或工作的範圍內行之。而談愛的態度，亦應該如某革命家所說的話一樣：

「如若她愛上了他的時候，自己認為他責任是比自己較好，就當立即急流勇退，慷慨的以成人之美；如認為他各方面都不及自己，亦祇好設法把自己的好處表示給她知之而已。萬不可稍存嫉忌，毀謗，消極，自殺或殺人的念頭。」

總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國難中的青年，其實

